

尼克松总统访华安保揭秘(下)

◆ 武建华

上午8时,参观游览的车队出钓鱼台国宾馆北门,按照预定的路线奔八达岭而去。沿途整个路面,已经被清扫得干干净净,没有一点冰雪。但公路两侧的原野,却依然是银装素裹,白雪皑皑。这一招,使尼克松的随行记者和特工人员,大为惊诧,赞叹不已。

车队平安抵达长城,尼克松和他的夫人及随员们,兴致勃勃地登上高高的烽火台,眺望观赏长城内外的景色。

为了这次来华访问,尼克松专门阅读了大量毛主席诗词和相当多的哲学著作,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番阅读,此刻他踞高远瞩才有更多的感触,也真正领略了毛泽东《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馀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的传神渲染描绘。

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2月24日在北京发表了尼克松总统在游览长城时的谈话。

他说:“我的希望是,在今后,也许是作为我们这次访问所作出的开端的结果,许许多多的美国人,特别是十分喜欢旅行的美国青年,将能有机会来到这里,就像我今天同尼克松夫人和我们一行其他人来到这里一样。我希望他们能看到这一城墙,能像我一样地回想这一伟大人民的历史。”他在这番谈话中,最后还带有浓重感情地说:“我希望,将来我的孩子,以及他们的孩子会有机会到这里来。”

从八达岭回宾馆的路上,与我坐在同一辆车上的四位美方特工,由于几天的相处比较熟悉了,再加上他们亲眼看到中国的社会治安是比较稳定的,中国的警戒部署,是严密周到的,不像2月21日从首都机场到宾馆那样紧张了。他们将布兜里装的美国产的水果糖,掏出来给大家吃。通过翻译,问我们北京一些有名景点的情况,他们也给我们介绍去华盛顿要看哪些地方。他们还夸,尼克松总统坐的中国产的红旗防弹轿车比较宽敞,车的引擎挺好,乘坐比较舒适等等。

2月25日上午,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等陪同,尼克松总统和夫人参观了故宫和出土



■ 1972年2月26日周总理陪同尼克松总统一行游览杭州西湖

的历史文物。合众国际社当日报道说:“在堂皇的太和殿,尼克松停下观看雕刻着错综复杂的图形的木台上的纯金宝座。在他观看并通过翻译与叶交谈时,他突然现出满面笑容。这位中国元帅向他讲了故宫的一些历史。”

尼克松在装有两具穿着完全是翠玉制的“葬衣”的木乃伊的玻璃柜前停留的时间最长。他们还看了公元前六百年的一些青铜马,并照了像。

参观故宫那天,空中飘着雪花,风大天寒。这天美特工人员的着装不约而同,一律中式打扮。身穿一件蓝布棉大衣,头戴一顶两耳下垂的棉帽,足登黑色深帮的布棉鞋。在故宫大院的人群中穿来穿去,犹似一幕有趣的“动画片”,着实引人注目。他们事后告诉我,这种棉布又软又暖,在美国是买不到的,美国有的都是化纤,所以他们不仅自己买了,还给家人或朋友带了不少。

游览杭州西湖尼克松一行“失踪”

2月26日,按照谈判协议,北京至杭州,尼克松总统作为周恩来总理的客人,乘坐周总理的伊尔-18涡轮螺旋桨专机,在周总理陪同下,前往杭州。这架飞机是由中国民航总局北京民航局局长张瑞鹰领队,刘崇福、曲延昭驾驶的,他们是中国民航最好的驾驶员。

这是一次庞大的机群行动,共运用了8架伊尔-18型飞机,一架子爵号飞机,一架云

雀直升飞机。美国的“空军一号”总统专机和另几架运输机,也加入了这个飞行编队。

为了保证尼克松外出行动的安全,专门从北京空运过去两部红旗防弹汽车。

然而在杭州,还是在忙中出了点小纰漏。

因为一到杭州,中、美两方人员就各往各处,尼克松被安排住在刘庄,周总理住在西泠。根据预先日程安排,下午是游西湖,周总理和尼克松按约定的时间、地点在花港观鱼景点会合。

由于工作人员没有领会好意图,导致周总理和随行人员在花港观鱼景点等过了汇合的时间,仍不见尼克松一行的身影。美特工人员又是一阵慌张,周总理也怕出什么意外,连忙吩咐有关人员立即联络寻找。

其实,尼克松一行就在距汇合点不远处的草地上等候,我们跟随尼克松是准时到达的。由于逾时不见,可着实使人焦急不堪。经过一段不长的时间,两边的人终于联络上了,但游西湖的活动却因此而稍有耽搁。

在杭州发生的另一件比较棘手的事是,美国国务卿罗杰斯等国务院专家,突然对即将于第二天在上海公布的《中美联合公报》发难,要求再做修改。

这件事当时在杭州听外交部有关负责同志说:想不到因为公报问题,美国方面又节外生枝。在去杭州的飞机上,美国国务院的专家们看过公报后一肚子意见,要求尼克松进行修改。尼克松迫于压力,让基辛格传达他的意见。乔冠华只好去找周恩来总理请示。总理说:“我们也不能放弃应该坚持的原则,这个事,要请示主席。”周恩来当即拿起了红色的直通电话。毛主席听了汇报,口气十分坚决地回答说:“你可以告诉尼克松,除了台湾部分我们不能同意修改之外,其他部分可以商量。”毛主席停顿片刻,又严厉地加上一句话:“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性。”于是基辛格与乔冠华在刘庄宾馆又开了一次夜车。凌晨之时,另一个“最后”草案终于完成了。当然,吸收了罗杰斯的专家们的一部分意见。草案再次提交双方首脑正式批准。

与邬达克同时代

王唯铭



3.站在外滩码头上,无人在意邬达克

1918年11月3日是十分的意味深长,对作为生命个体的邬达克或对奥匈帝国前中尉的邬达克,都是如此。

那日,邬达克走进了上海黄浦路上的俄罗斯领事馆,他在写于1941年上海的自传中如此描述了当时的感受和心情:“由于我的护照仅限于前往中国和日本,以后我可能要更换成对外护照,才能够前往其他地方,所以,我在1918年11月3日去俄罗斯领事馆报到,该领事馆从属于海参崴的白色政府。我打算在这里工作,攒够了钱就回家。俄罗斯副领事把我的名字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从西里尔字母更换成拉丁字母,这样,我名字的拼写就不再是‘HUGVE CZ’而是‘HUDEC’。护照底部的复印件证明了上述事实。这是命运中一个有趣的转折,因为我重新启用了我的家族在1890年前的姓氏拼写方式。在上海我始终用的这种写法。当我以此成名后,我在归籍手续中也请求继续沿用这种写法。”

出于对自己曾经是奥匈帝国军官身份的那种不由自主的骄傲,在上海,邬达克将自己的名字简化作了拉斯洛·邬达克。

历史记录了邬达克站在外滩码头时的一副神情凄惶的模样。那是1918年的年末,身无分文的邬达克可以想象是何等的筋疲力尽,一路逃亡,让他几乎耗尽了所有的能量。尽管那个高大的欧战纪念碑还要再过几年耸立在沿江边上,但此刻庆祝欧战胜利结束的盛大游行已在外滩一带时时进行。游行中的男女没有人对他正视一眼,无论是大腹便便的西方来客,或面带菜色的东方男女,拉斯洛·邬达克又是何许人也?没有人会注意到一个一望而知的穷困潦倒的男人,他着着实是狼狈不堪啊!

幸运的是,邬达克一到上海便有人对他做出现实的帮助,那是匈牙利救济会会长保罗·科莫,他给邬达克提供了维持生命必需的最低限度的食物,也是在他的帮助下,邬达克以俄罗斯公民的身份住进了赫德路13号,那

里聚集着许多漂泊在异乡的外侨。

邬达克将自己那刻的心愿告诉了保罗·科莫。他的心愿单一而明确:在上海他将呆上一阵,一旦口袋中稍微有点钱后,便搭大火轮赶回家乡。毫无疑问,他强烈地想念父亲、母亲,强烈地想念拜斯特尔采巴尼亚的一切。自从1915年2月随同帝国部队开往俄国前线,他已有整整五年的时间没有见到自己的亲人和家乡了,他有多么思念拜斯特尔采巴尼亚啊!而上海,上海又是什么呢?上海只是一个驿站而已,漫游者他赶着要回去的是拜斯特尔采巴尼亚!

邬达克的情感完全没有错,对家乡的思念,对亲人的思念,唯有一点邬达克错了,他有点错误地理解了那刻他置身的这座城市。

那时,邬达克有许多事情不会想到。他不会想到,1922年的夏天,他会在这座城市里,与来自不来梅、像他一样具有路德教传统的德国商人卡尔·西奥多·梅耶尔的女儿吉泽拉成婚。他不会想到,倘若从1920年的美丰大楼算起,到1941年的俄罗斯天主学校男生宿舍为止,21年中,自己为上海竟然设计了风格如此之多的建筑。这里既有乔治亚学院派的何东住宅,又有彻底现代主义的吴同文住宅;既有诺曼底公寓在造型上给人的冲击,也有达华公寓那般的现代主义的清新;而当他于上海的黄金岁月设计出他自己的黄金作品:1933年的大光明电影院和1934年的国际饭店,就不仅说明他对滥觞于1923年现代主义建筑的美学暴动(以勒·柯布西埃的《走向新建筑》作为起点)有着深刻的理解,同样说明他对大洋彼岸的路易·沙利文学派有着自己的深刻体会,历史记载了他对美国建筑大师雷蒙德·胡德的推崇,记载了他在中国上海推出那幢远东最高楼——国际饭店时对摩天大楼时代到来的超前预感。

邬达克,这个匈牙利皇家约瑟夫技术大学建筑系毕业的高才生,1918年年末,在上海,以绘图员身份加入了美商的克利洋行。那是一个规模不大的洋行,倘若以公和洋行、德和洋行以及马海洋行作为比照的话。但这没有什么,他没有想过要在这里扬名立世,他人生唯一的动力是回到他的拜斯特尔采巴尼亚,只要攒足回家的那张船票钱款,再小的洋行又有什么关系?

22.重大抉择

晚上相亲的地点,定在由宋春花提出的蓝房子西餐馆。照惯常的规矩,周松明陪着工程师梁斌早早入座等候了。梁斌现已步入中年,原来的恋爱对象因病早逝,整整八年一直沉浸在悲痛之中,无心再谈自己的婚事。这次在周松明开导下,终于跨出了情感的门槛。他虽然不及周松明身体那样强壮,但他高高的个子,戴着一副宽边眼镜,显得老成持重,颇有儒雅的风度,一看就是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近来宋春花在乔雅的影响下,也改变了俗丽的打扮,开始注意自己的仪态和着装的分寸。她自己很清楚:要找一个事业型的男人,必须要是提高自己的修养与情操,否则就依然停在原点徘徊。

通过周松明与乔雅的介绍,这对老青年相识了,彼此第一印象都十分满意,那往后的事就由两人自己感情磨合了。周松明与乔雅借故退席,知趣地离开了西餐馆。他俩心里都明白:梁斌与宋春花如若有缘,就是干柴碰到烈火,不管经历过风霜有多重,只要能点着,一定会燃起炽热的大火。

翌日是国庆佳节。乔雅起床以后拉开窗帘,秋日的阳光就投射进来,泼洒在大半个客厅。阳台上几盆菊花,格外鲜艳,肥硕的花蕾都快要绽开,一叶叶柄状花瓣,有的已率先挺起了腰杆,宣告秋天是一个美好的季节。

乔雅起床洗漱完毕,白净的脸显得有些潮红,泛出神秘的色泽。她进入厨房,准备两份早餐,有一份是给昨晚没有回家的周松明。等面包烤出香味,她就进入卧室叫周松明起床。其实乔雅不忍心,想让周松明多睡一会,可是这样不行,还有许多事等着要做呀。

周松明特别疲倦,昨晚他第一次做了真正的大男人。

“快起床,用早餐……今天我们还有许多事要办!”乔雅见周松明已经苏醒,亲热地说。周松明洗漱过后,与乔雅一起吃早餐,边吃边直愣愣地望着乔雅,有点怨悔地说:“我……对不住你……”

“这是两人的事,什么对不住?谁对不住谁呀?”乔雅羞答答地嫣然一笑,又想了想说,

“松明,不必有负罪感,我们今天就事办了……”“办什么事呀?”周松明对乔雅的说法有点懵懂了。“你呀,还要装糊涂……昨晚的事今天办,我们依然是守法公民。”

这句话让周松明恍然大悟,想不到乔雅亲口提出,真是求之不得呀,他激动起来,“对,就今天办!”然后站起身伸出双手托着乔雅的脸,“我们今天就结婚啦,哈哈……”脸上的笑容在阳光下非常灿烂。

乔雅点点头,做出人生重大抉择以后,泪花在眼睛里闪亮。从今以后,她要与此个男人共度生命的光光了。

周松明说:“这样吧,我们上午就去办这件事,晚上找一家最好的餐厅,来庆祝我们自己的节日!”

乔雅十分满意这样的安排,又问:“那么下午呢?”

“下午我俩去图书馆,查阅有关石库门改造的资料,为下一步工作做好准备,这也是很重要的呀。”

“我完全理解,听你的……”乔雅用纸巾抹干了脸上幸福的泪水。

黄玄兴一早来到酒店办公室忙了起来,他最近主要关注三件事:一是要过问一下对付三家“钉子户”的工作进展,二是要计算出动迁工作已经签订的总费用,确定什么时候拨出15%的钱款。另外还有件不能声张的私事,一家有意要走后门的“钉子户”,提出与他面谈,这就是酒店职工餐厅管理员“胖妹”沈红珍的家。黄玄兴经过思考,打电话给吴大腾:“兄弟呀,对于最后三家,虽然他们与酒店有些关系,但我们也要下定决心,各个击破……我负责沈红珍这家!”

电话那头的吴大腾,坐在一家茶室的吊椅上,急切地问:“我现在最关心的是款子问题,你什么时候划账呀?”

“填进去的数目不多,我已经为你计算过了。”黄玄兴回答。

“先搬走的住户的动迁奖励费、过渡住户的临时房屋租赁费我都没有给……他们要闹,我就推给你。”吴大腾作出解释。

“我知道了……会尽快划款的,但你答应

的‘加固’费,可不能放白鸽呀……”

“只要款子拨过来,一切按谈好的办,可不要当我是‘冲头’(冒失鬼),杀鸡取卵……”

石库门酒店

范潮龙

